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梅溪後集卷二十六　　宋　王十朋　撰

記

妙果院藏記

紹興戊寅春潜澗寶印師傳天台教於永嘉妙果院未幾有尼文贊來施寶藏直萬金緇素咸悅潜澗師走介致書於越命某記之某嘗聞吾儒中有二大善知識曰東坡居士曰王荆公俱以文章名世然其道不同終身

不相悅及東坡記聖相藏荊公深嘆服之蓋二公俱深於佛故能賞音作者之手識者之眼不可相掩也如此其書生也於佛學素不通曉其將何說以發揚之然於潛澗為猶子義不可辭抑嘗聞佛之為教矣其說惡貪而喜施與吾儒同然其徒多好人之施而不能自施失佛之意遠甚今是尼也富於財積而能散生平植福之施動以千緡計又罄衣鉢以製是藏百寶粧嚴極其工巧卒不自有而歸之妙果可謂善施得佛之遺意矣然

施易爾不安施難非清淨善地又得真空圓覺衆教
皈依之師以主之烏能保是藏也與一方之衆普受
其福今是藏之成也求之者多咸莫之施妙果不求
而藏自來則是尼又可謂能具眼矣茲為可書為之
偈曰
壯哉古東嘉妙果宅其西老宿山中來應緣傳妙法
有尼號員淨香火廬松楸衣鉢抽萬金造此大寶藏
經文浩卷軸一一刺血書用報父母恩普及一切衆

神光屢發現遍地生金星至誠感幽冥觀者咸贊嘆忽發喜捨心願歸諸妙果法師慧業就寳藏來證明所施以其人是能具道眼圎淨施寳藏道心益員淨況施於妙果因果宜無窮妙果得寳藏道場日益振大作諸佛事廣結諸因緣須彌一轉間功德無邊量轉轉無已時功德亦如是

夢庵記

夢者誠之所形也高宗形於得賢仲尼形於見聖莊周

形於化蝶揚雄形於吐鳳范式形於葬友夢之小大雖不同其為誠之所形則一也仙居陳君勉卿執親喪如禮以孝稱於鄉初求佳城未獲寢食弗遑一夕夢侍其親遊於睦溪之原指其處以語之明日訪焉果得其地卜人吉之遂畢窆穸因築庵以守以夢名之志其所以得也某辱與君之弟文卿游上庠為同舍生又與君之子三省遊於剡三省以夢庵之事語予且求文以記予謂觀人之術不必驗之行事因其誠之所形亦足知其

大畧高宗可以知其賢孔子可以知其聖莊周可以知其達揚雄可以知其文范式可以知其義陳君之夢可謂知其孝矣彼有夢屍得官藏穢得財心之所念者果何事夢之所見者果何物耶與陳君之夢固有閒矣

雁蕩山壽聖白巖院記

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山名雁蕩最為造物所惜秘於萬古而顯於本朝山中絶境皆廬於佛子開闢經營必其徒之有道力者驅龍蛇虎豹魑魅魍魎而有之權輿

數椽侵尋萬柱如全了之庵於芙蓉今為能仁行亮谷於安禪今為靈巖文吉庵於碧霄今為靈峯是也山之內外招提無慮二十餘所問其經始與廢而復興無非有道力者焉山之東有嶺曰謝公世傳靈運好遊山而不知有鴈蕩蹟歷窮幽至此而返去嶺而北若干里有山曰白巖水曰仙谿去巖而北若干里有王子晉仙橋子晉遺蹟在吾州者三一在永嘉二在樂清茲其一也壽聖院在白巖之下峯聳而奇水清而駛松竹蓊然而

深蓋諾矩羅駐錫王子晉飛仙謝康樂登臨嘯咏之所宜幽人逸士逃名晦身修真學道者徜徉乎其間也院創於唐會昌四年至明年廢又明年復興初曰仙溪白巖院至大宋治平四年十月始賜壽聖額宣和三年燎於兵火院僧元象憫之草創殿閣塑像貌以奉香火歲久寖壞僧子親慨然曰茲山吾祖潘氏所捨殿與像吾師所建也其可坐眂而隳之耶於是糾同志募衆緣出力以成就之寶殿巍然輪奐翬飛觀者咸會歡喜讃嘆

工未畢會傳教於邑之七寶雙峯二院其徒文表住是山遂卒其事而道場為之一新嗚呼若子親者真可謂具道力有功於其教者矣

雁蕩山本覺院殿記

有僧景暹來自雁蕩袖前傳法能仁宣公令傳法靈巖行公書求余文記本覺院殿余延之坐飯之贈以詩辭不能記暹曰宣公年踰九十有名行緇林推重為老禪令退居是山足以重吾徒行公蜀人傳心印於名師與

賢士大夫游且能詩嘗受知於君某以二禪師之命故來願匃辭余善其言遂諾之院舊名延唐而不知其開山之始嘗廢于會昌至乾寧二年復興增額曰乾寧延唐我宋有天下元年改賜今名院在雁山之東隅住以甲乙祥符延禧間僧友忠南遊五羊得天竺國貝葉梵書以歸至今猶存釋家舊殿建於元豐初歲久垂壞日者以山門不振咎其基之不吉遷出願力募財鳩工垂二十年以紹興戊寅秋九月易地而遷之棟宇鼎新金

碧照輝用力孔艱迄乃有成可嘉也已因記其概為之詞曰

鴈蕩之陽延唐道場毀于會昌起廢乾寧我宋龍興

本覺是名先民不作金仙斯覺吕覺後覺山中老禪

出世應緣亦覺之先咨爾釋子潛心宗旨不覺不已

忠得貝書暹興殿廬亦覺之徒殿廬既周勿怠董修

同國戚休唐祚既遷我宋是延億萬斯年

天香亭記

剡中佳山水為東南州之眉目汝南周君堯夫得奭垲於剡山之陽挾雙谿之勝而家其上廣廈耽耽在剡為甲有岩桂數百根皆古木也蒼然成林森然而陰洞前而深闢徑通幽而亭乎其中主人日與客游焉如入宜人之林而夏不知暑如登飛來之峰而香飄自天如騎蟾蜍游兎宮而下視人間世真剡中之絶景也予丙子冬過剡把酒是亭時堯夫將戰藝南宫予因目之曰天香明年春果擢巍第與予為同年友堯夫命予記之而

未暇逮今七載每移書必及之乃為之言曰學者方未第志在乎得耳得則喜失則非故以登科為化龍為折桂春風得意看花走馬晝錦還鄉世俗相歆豔曰仙子天上歸也是特布衣之士詑一第以為天香耳若夫學士大夫所謂香者則不然以不負居職以不欺事君以清白正直立身姓名不汙干進之書足跡不至權貴之門進退以道窮達知命節貫嵗寒而流芳後世斯可謂之香矣唐宋璟以芬香勉張説漢李固以糞土視胡廣

趙戒名乎名乎科第爵禄云乎哉堯夫筮仕有能聲且挺挺好議論時事遠大未易量予方以名節相期必不負所以名亭者矣堯夫又能樂教難弟諸子皆力學行見棣蕚聯芳芝蘭並秀濟濟詵詵天香滿門不止燕山之竇而已然科第之香孰如名節之香堯夫又當躬行以率之

顔范祠堂記

聖賢有不同時而生得同時而祀者勾龍棄同祀於壇

為社稷之佐周公孔子同祀於學為先聖先師顔子孟子同配食於文宣王之廟功同道同時不必同也唐顔文忠公國朝范文正公時異道同者歟忠孝之性仁誼之學文武兼資之才正色立朝見危致命毅然不可奪之大節特書大書於史如出一身使其易地范必能捐軀死難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顔必能破西賊之膽威而臣之為慶歴頌中夔卨也又皆以直道不容出守于饒遺愛在民至今饒人語太守之賢者必以二公為首

歳時祀之不絶隆興甲申秋七月某初至郡訪二公之像或卑居乎老氏之宫或雜處乎九賢之堂廟貌不稱祀事弗虔於典為缺郡圃有堂名慶朔文正所建也遂即堂以祀堂之右有宇而虚命工葺之塑二像合為一祠以時之先後而左右焉書二傳於壁後十一月丙寅帥同僚祀之歌曰

宋唐相望三百年堂堂顏范兩鉅賢文武忠孝名節全胡雛哮噬方無前二十四郡惟平原首唱大義扶危顛

朝廷草昧官鷹鸇膽落邪佞鶩梟鵂鬼質下拜心矍然
殞身賊手命乃天一門忠義有二難凌煙閣上凡常山
英烈言言光簡編銀鉤鐵畫餘剛堅致君堯舜書萬言
樂後天下憂則先立朝蹇蹇心惓惓邪者我仇屢左遷
夏童擾邊躬橐鞬談笑為國清烽烟閣開天章策治安
誰吾與者杜富韓風采稜稜四諫官徂徠頌配崧高篇
山高水長大名傳吳頭楚尾番江邉甘棠遺愛清芬聯
如秋桂菊春蘭荃像而祠之敢不虔黍稷蘋蘩羞豆籩

一杯薄薦清灣泉公乎為神為飛仙假令而在當執鞭凡百君子宜勉旃

思賢閣記

番陽廳事之東偏有堂曰平政堂之北有閣曰芝秀郡以芝名者四廳之後堂曰玉芝驛與門曰靈芝及是閣是也皆因芝山以名然亦緐且複矣堂世傳文正范公所名雖百世不可易是閣名與堂類宜易之閣北瞰郡圃春有百卉有游人鳥有幽聲夏有濃緑有清風蟬嘒

囀有新聲秋有踈林宜夕陽宜月冬有茂松宜雪中觀宜風雨中聽然皆不足以名有九賢堂四賢堂在焉園林乃其遺躅也花卉皆其甘棠也茂松雪月乃其高風餘韻也噪而静鳴而幽乃其吟咏中景物也登其閭思人遂名之曰思賢予不才至郡且朞矣日坐平政堂僶精神於案牘間不能使吏之不吾欺懼政之不平而有媿於斯堂也則登是閣而寓目焉思賢也訟理政平庶民安於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是將何術以致之此

予之所以思亦後人之所宜思也語曰見賢思齊焉羣賢不復見矣悠悠我思於是乎書乾道元年夏五月二十八日東嘉王𡸁記

瀟灑齋記

思賢閣之下有齋方丈餘北鄉前有隙地僅一畆疊石百峯鑿沼一泓有喬木數株藤蔓絡之蒼然而古雜以桃李橘柚衆芳之植濃陰幽香清逼燕寢東望砌臺西接玉芝北臨郡圃隔以垣墻幽然有山林氣象宜琴宜

棊宜飲酒賦詩簿書獄訟止於平政堂齋中不知也采
文正范公郡齋即事詩名之曰瀟洒公初為睦州有瀟
洒桐廬郡十詩郡人嘗以瀟洒名亭矣及為是州又有
齋中瀟洒過禪師句詩言志公所至以瀟洒見於詩章
則胷中之瀟洒可知也讀郡齋詩至半雨黄華一江明
月之句則知公之瀟洒於一齋矣讀桐廬十詩至使君
無一事心共白雲空則知公之瀟洒於一郡矣讀區別
妍媸削平禍亂之賦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之記與萬言書則其正色立朝之風采杖鉞分閫之威名經世佐王之大畧是皆推胷中瀟洒之緼而見之於為天下國家之大者也讀嚴陵祠堂記至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又知公與子陵雖出處之迹不同易地則皆然山高水長非特子陵之瀟洒亦公之瀟洒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是以名齋乾道元年六月朔日東嘉王某記

夔州新修諸葛武侯祠堂記

葢與夔皆祠諸葛丞相並見於杜少陵詩錦官城外栢森森者葢也卧龍無首對江濆者夔也夔故永安縣據三峽上流水有瞿塘灩澦山有赤甲白鹽形勢險天下丞相昔與先主屯兵講武控扼吴魏經營中原之所有八陣圖永安宮卧龍山遺迹在焉祀而廟食宜矣然祠在州之南隅地非爽塏巷無喬木堂廡庳陋丹青黝剥祀事弗嚴無異乎蟲蛇穿晝壁時僅免無首而已吁可歎也前帥紫微舍人張公震嘗立新祠於卧龍命緇徒

奉之而城中之祠未暇修豈留以有待耶乾道改元某
被命自番易夔時方請祠力甚俄一夕夢觀八陣豈丞
相精誠默有以告之十有一月至郡首謁祠下誄之以
文曰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卧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
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
才十曹丕志少寰宇假令毋死師一再舉吴魏可吞禮
樂宜許寧使英雄墮淚今古將畧非長庸史之語因命
工葺之廟貌一新闢路植木榜其坊曰卧龍明年二月

辛卯告成帥同僚祀之嗚呼公之生也能使其君委國託孤而不疑其沒也能使洶湧江流不轉千載之石然遺像缺落未嘗一出禍福以驚動之益足以見其聰明正直不顯其靈於土木偶以求人之敬畏殆非棫之羅池比也今夔之二祠相繼鼎新郡人四時香火牲牢酒醴之奉有加而不怠盛德百世之祀益章可以一洗江瀆異代之恥無愧乎錦官城矣於是乎書七月二十七日永嘉王某記

冦忠愍公巴東祠記

詩言志非謂其必出於作者之手而後見其志也後之人有取於古詩一章一句而賦詠之亦足以見焉國朝太平興國中冦萊公為巴東令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之句識者知其必大用然世知誦公詩而不知是詩本出於韋應物公取其七字析而增之應物雖能道是語而官止郡刺史不見於施設殆不過為詩人之詩而已及公取而用之則果能舟楫巨川是豈後人因其

己試之効而爲是附會之説耶盖公雅存濟世之心與
舟横野渡之意合正猶鄭七子之徒取風人之意而賦
之言發諸口而肺肝之隱洞然可見志之善惡身之吉
凶禍福皆不逃趙孟之所料也公爲是邑時年方踰冠
有愛在民世呼爲冦巴東其後致身宰相踐其所言景
德澶淵之功尤爲雋偉方契丹入冦中外洶洶當時苟
從建議之臣幸蜀江南則胡馬不止於飲河洛而三光
五岳之氣必分公獨毅然决親征之策鑾輿一動强敵

自斃社稷安於泰山天下混一者二百年較其功烈與傅巖之人任舟楫之寄中興有商未可得而輕重然性素剛直不與物浮沉晚節為奸邪所擠流落南荒以死天下至今哀之其頃過公安問枯竹再生處有祠在焉因賦詩弔之過巴東舊治訪其祠則已廢矣惟秋風亭尚存則又賦詩有不似公安之嘆尉王寧孫永嘉人也因命其建祠塑像寧孫即亭祠之既成以其圖來令毛君恕集公詩百餘篇并刻子詩以寄子平生欣慕公之

為人每嘆靖康間復有如公者出則南北豈至於分裂耶公之事固予所樂書尚奚俟乎再三之請然巴東故祠廢而復興殘編斷稾散而復集江山增氣如公更生雖發端於予而卒成就之者令與尉也皆不可以不書

乾道二年八月朔永嘉王某記

唐質肅公祠記

予始聞夷陵巴東之名意其為邑必壯自親適其地則皆蕞爾邑巴東陋尤甚問其名之所以著曰昔寇萊公

歐陽文忠公嘗令二邑地重以人非山川城郭人物之異於他邦也予因謁其祠訪其遺躅嘆息而去至夔一日登郡之東城城下臨奉節縣治問令喻君思然曰昔宰是邑亦有如寇歐二公者乎令以唐質肅公對予曰是皇祐中為御史獨立敢言嘗疏論貴戚廷擊宰相以貶天下稱為真御史不敢斥其名而曰唐子方者乎熙寧中首言王臨川不可大用及參大政奮然與爭是非於天子前而氣不為之屈至不勝其忿而死天下至今

稱為正人者乎吾夫子嘆未見剛者唐公非剛者歟名節凛然固無媿乎忠懸決澶淵之策文忠移司諫之書也其令是邑有殊績異政故相張公天覺嘗筆之於墓碑矣邑故有令如此而無祠非缺典歟令聞之慨然不謀於僚不役於民即廳事之東隅易亭為祠求畫像於江陵得之於故家丹青一新儼然如生觀者莫不起敬如見其冠豸觸邪正色立朝時也且丐予記其事予謂質肅公之高名大節固已特書大書於國史何以記為

然是邑賴公而重有不可不書者今蜀人椚滕先生子也有家學治邑有能聲觀其所慕可以知其人矣乾道二年六月永嘉王某記

夔州新遷諸葛武侯祠堂記

武侯故祠在州之南門沿城而西三十六步無斷碑遺刻以考其歲月之始見於圖經者畧焉在隋唐時治白帝史於少陵詩曰西郊諸葛廟者其地於兹乎某蒞事之初謁焉徘徊四顧敬想風烈嘆廟宇之弗稱他事未

逞也首葺而新之且書其事於石矣然地卑巷隘混以民居汚渠糞壤混乎其間臭朽之所蒸蝸螾之所家非所以妥靈而崇祀也門之東去祠一百八十五步城有臺下臨八陣圖登臺而望則常山之蛇四頭八尾之勢宛其在目北直郡倉倉故永安宫也據奠垲狀如屏宫之北有水曰清瀼瀉出乎兩山之間東入于江又東過灩澦入于峽峽口有山卓然立乎羣峯之外者白鹽也可謂江山之勝矣侯昔經營天下於平沙之上輸忠盡

誠受遺立孤於是宮之中江流洶而石如故宮闕廢而
地猶存陵谷雖變而精誠不亡宜於兩者之間祠之亦
侯之志也遂與同僚謀而遷焉地初為節度推官宅徙
於他所因其址築而高之用其材斲而新之為堂五楹
廡萬椽南門於臺又門于西通往來之道像仍其舊新
厥丹青冕服用侯又塑闗張像翼於左右以諸作者詩
文次之乾道三年四月壬午告成詩以祀之詞曰
白鹽峙天兮灎澦屹江風雲慘淡兮翶翔卧龍龍千秋

兮何之新廟貌兮江之湄前八陣兮後故宫龍兮龍兮神其中望昭烈兮隔清瀼遺廟存兮交精神於惚恍駕虚空兮雲為馭臣東朝兮主兩顧魚得水而相忘兮事無今古儼闕張於左右兮一龍二虎祠有新故兮侯無重輕舍其故而新是卜兮邦人之情祠合於圖兮自今始祀事不絶兮有如此水

興化軍林氏重修旌表門閭記

乾道五年春三月直秘閣新福建路轉運副使林公孝

澤自莆陽移書於清源守永嘉王某曰孝澤八世祖攢有至性唐正元間居母喪哀毀甚自延甓以葬廬於墓有白烏甘露之祥時則有歐陽四門詹黄處士璞述之以文德宗詔立闕旌閭先世大其門以侈之嘉祐紹興間因敝而修時則有紫微吕公夏卿令丞相陳公實為之記逮今二星餘不治且圮孝澤大懼𡨋痒不克震耀其先而無以為子孫訓太守鍾離公松賢而樂善不待請慨然出公帑二十萬葺而新之因其舊而稍加焉莆

陽故清源屬邑也孝澤之子寀猶子處皆君門下士幸為我記之某辭蕪陋未獲既而處來請益堅屬病未果夏六月又走書以督之某曰孝子之事傳於史文於二三大手筆矣奚俟乎鄙文若夫孝感之異天報之厚守臣風化之敦與公之顯揚爾祖者則宜有歌詩以發揚之詩曰

大哉孝為百行先通乎神明光普天聖經千有八百年亦以應感形諸篇李唐中葉正元年有林孝子家莆田

喪親五日食不咽手開坎室土自肩葬廬其傍護隧埏恨不殉身赴重泉天聽匪髙應昭然瑞氣非雲亦非烟異香馥郁非蘭荃飴蜜匪甘珠匪圓腸中不晞明且堅靈烏皓質來翩翩耳驚目嘆觀肩駢使者來廉迹其阡露隨哭聲洒雲邉詔旌門閭縣賦蠲名書史冊光厥傳年垂四百家聲緜雲來滿門業青編世登桂籍香名聯八葉有孫壽而賢移以事君忠孝全黄堂主人職承宣鼎新雙闕光厥前宋唐四傑雄文鐫奚止照耀莆山川

要令四海皆參騫孰非人子宜勉旃

泉州新修北樓記

温陵之有北樓猶武昌之有南樓也樓閣臺榭之在天下以南北名者多矣而二樓之名獨著得非因人而重耶南樓以庾公重北樓以歐陽四門重然庾有污人之塵君子恥道之不若歐陽氏以一代文傑聯名韓李諸公真足以重兹樓也予乾道四年冬十月至郡越數日策杖州宅之北有屋將壓邪衆木以支之詢之乃北樓

也惕焉不敢睨矧敢登有碑塵如積漫不可讀乃四門所作之記歎息久之郡舍老而弊宜修者非一椽然莫急於兹樓也䔥視事之始方問民疾苦土木之役非敢先郡多颶風日惟傾覆是懼明年春二月建貢院秋八月落成得餘材始命工葺之冬十有一月丁卯董役者以訖工告與同僚三四輩登而四顧山川城郭之富盡在目中蓋不獨歐陽四門之蹟維以不墜四方之遊是土者得仰其遺規即以為登覽之勝亦一州之壯

觀也既相與賦詩又為之詞曰

閩南有州北墉有樓厗侯肇謀發揮以文樓乃有聞歐陽四門載建載修克紹遠猷鄭呂二侯政和閭鄭南建紹興閭呂用中重修歲月浸久楹腐桷朽伊予來守偶歲之豐時定之中迺鳩爾工材即其餘費節其虛踰月如初泉山之狀桐城之壯可登以望身焉南極心焉拱北守臣憂國匪遨匪遊風觀瘼求守臣登樓民淳俗樸菑害不作登焉斯樂風俗惰媮閭閻恨愁登焉則憂居

而官理登時民喜登斯無愧

讀禮堂記

為士者未嘗不讀書然知真讀書者鮮能讀而不能行是猶鳳鳴而鷙翰雖胷中有萬卷身為行秘書謂之不能讀可也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由也孔門高弟號為有聞豈以書為不足讀耶必時人有能讀而不能行者與不讀同蓋有激而云然由之言非所以為訓故夫子疾之書之難讀者莫如喪葬之禮非難讀也不素

讀也為人子者親方在堂諱聞不祥之言兒時入小學從句讀之師誦十八章之經至喪親章則或置而不授少長讀禮記凡喪葬之篇則掩卷而不忍讀一旦遭荒迷之變瞢然不知有直情徑行者矣豈復知品節斯斯之謂邪聖人著之禮經以詔人子曰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非徒讀之正欲使之尊所聞行所知賢智者不至於過愚不肖勉強而跂及焉莆田蔣君元肅好古而能文於書無所不讀喜親之享年而榮其生封也名堂

曰縕仁鄉黨歆豔之其執親之喪也又名堂曰讀禮養生喪死無憾可謂知真讀書矣昔吾夫子語門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子思習聞家學以禮葬親四方於是乎觀焉滕文公問禮於孟子行三年之喪於戰國禮廢之時而弔者大悦禮之不可已也如此元肅於禮既飽讀而躬行之又以是而教學者南方多士其有立於禮乎然禮雜出於諸儒之手未必皆合聖人制作之意元肅既講習討論之宜削其不合者使

禮記為全經斯有功於名教矣豈止誦讀云乎哉乾道六年三月永嘉王某記

廣州重建學記

聖人之道合内外初無華夷遐邇之間不幸無時與位道不得而行必待後世右文之主儒學名世之臣以主盟吾道樂育人才為已任然後斯文有傳與王化並遐吾夫子以天縱將聖生於晚周之魯木鐸之教止行乎洙泗三千之徒所過之化僅及於歴聘七十二國爾嘗

慨然欲居九夷淺人不知其志詆以為陋嗚呼使夫子居之何異坐杏壇之上化雕跖為冠裳變鴂舌為絃歌濟濟洋洋是亦鄒魯也何陋之有炎漢李唐之君尚文崇儒文翁常袞以儒為郡咸能興學官登諸生授以詩書丕變蜀閩同風洙泗惟南粤去王都為最遠至仁如唐虞有所不能柔漢晉隋唐閒雖號為一統然德薄化淺聲教不能暨朔南岳牧名臣雖清白如吳隱之剛正如宋廣平咸著治績而庠序之事闕焉是宜裒衣博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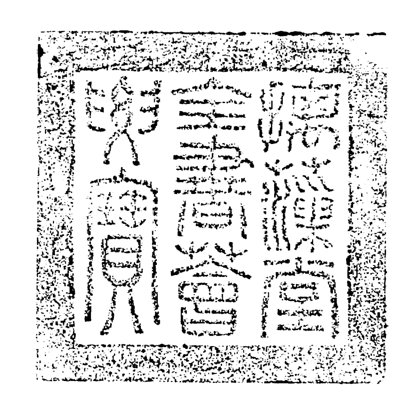
射策决科之士不能與閩蜀侔盛也宋興混一海宇臣妾僭偽南海四世之劉面縛闕下赦而不誅變汙染之俗為禮義之地慶歷間詔天下立學番禺僅能修夫子廟以應故事至皇祐間始建學於郡之東南隅熈寧初徙於西城聖初守臣章楶改創新學然規模未宏不足以容多士與雄大之府弗稱乾道三年詔前右正言龔公茂良自憲臺為方伯下車之初務先風化明年春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顧瞻祠宇痺陋楹桷頹圮繪像不

如禮豆籩簠簋無餘地可陳廊廡廹隘至不容折旋講肄之所去殿庭不咫尺升者病之喟然謂諸生曰治孰有急於此乎於是始議改造即番山之址以為堂閤御書於其上東西十一筵南北九之庭之下什伯其初增闢兩廡倍其舊六齋對峙前繪從祀像置番禺南海二縣學於後惟大成殿仍舊規而加葺之藻飾煥然侈於他所門以櫺星繚以周垣大江横其前協泮水之制費出激賞公庫樽節之數憲漕舶三司助以羡緡斂不民

及經始於夏四月訖工於日南至行釋菜鄉飲禮以落之明年公召還道過温陵謂守臣王某曰公為我記其畧某與公甞同事史館稔知其為人貌和氣平葢一謹厚者耳及為天子言事官正色立朝排姦憸甚力視棄官爵如脫弊屣至今朝野語正人必稱公出典大藩又能行其所學不鄙夷遐方僻壤之民廣儒宫以教之可謂儒者矣郡博士日與諸生登忠恕堂明一貫之道講論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於正心誠意間移孝為忠盡臣

子之大節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賢師師所以教化作成者異日揚王庭立名節姓名光史册如張曲江姜日南余襄公者不一而足又豈止讀紙上語工文詞取科第撫衙上國而已哉於是乎書公字實之興化人今為江西帥云乾道七年正月敷文閣直學士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王某記

梅溪後集卷二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蔣如燕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梅溪後集卷二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梅溪後集卷二十七

宋 王十朋 撰

雜文

游天衣詩序

紹興戊寅冬十有一月己卯日南至後二日游天衣者八人皆前進士宦游于越者黎明戒装集于賀監之故居天氣既佳愛日初長籃輿出蠡城之南道乎稽山之陰徉徜乎秦望鑑湖千岩萬壑之間有松陰十里林麓

靜深山轉徑迂烟靄出没初行若迷俄有鍾磬聲出乎翠微之端葢天衣寺也十峯堆秀雙澗涵碧朝陽法華二峯尤蒼然斬絶乎其中寺有唐人李泰和徐季海元微之白樂天李公垂諸作者詩文其碑刻尚無恙有化身普賢飛來銅像蕭梁衣缽雙舄故事緇徒頗能道之方杖屨尋幽有府吏將使君之命餉以百榼既拜賜有舉杯而言者曰今日之集葢不偶然也昔王謝蘭亭之遊羣賢少長畢集可謂雅會矣然賦詩不就者十有六

人豈若吾儕臭味之同游從之勝乎白衣之來非王洪之酒乃楚元之醴也歡其可以不記於是舉白飛觴唱酬交作雜以諧笑咸有餘適僧有勸游雲門者夕陽薄山遂不果往乃舍車聯騎探梅而還晚集于泮宮飲文字也初登山某首賦一章同行即席而和既而吟詠者多不記篇目遂列書于招提諸公命某序之

送喻叔奇尉廣德序

韓退之之留孟東野也其詩有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

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某初疑退之言為夸及觀城南諸聯句豪健險怪其筆力畧相當使李杜復生未必不引避路邊也然後知復躡之語為非過又讀其末章有曰吾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別離無由逢於是又知二公心相如氣味相得至欲相與為雲龍而不忍有離別真可謂古之善交者某丙子冬與繡川喻叔奇同舍上庠一見如故明年同登太常第又明年贊幕會稽叔

奇來游大師王公嘉其為人屈以攝職予遂獲朝夕焉論文賦詩相得愈厚盍簪纔百日唱和無慮百數篇叔奇之詩清新雅徤有晉宋風味得韓公之豪無東野之寒予不逮遠甚然予二人者有唱必酬殆亡虛日樽酒細論文之外語不及他亦庶幾復躡古作者蹤矣會叔奇赴官桐川行甚遽予惘然惜别行觴既開驪駒在門於是誦醉留之篇歌雲龍之句以贈之至若清白以處己忠勤以涖事不枉道苟合以干進茲固叔奇素學而

優為者亦其之所素期而深望者姑小試於筮仕之初奉以周旋於終身出處行藏之際其為復躡古人之蹤又不止乎絺章繪句間也叔奇勉之紹興戊寅吉日東嘉王某序

送葉秀才序

吾鄉詛理之學甲於東南先生長者聞道於前以其師友之淵源見於言語文字間無非本乎子思之中庸孟子之自得以詔後學士子羣居學校戰藝場屋筆横渠

而口伊洛者紛如也取科第登仕籍富貴其身光大其門者往往多自此塗出可謂盛矣然君子之學為道小人之學為利談誼理而媒青紫果為道乎為利乎吾聞洙泗之徒有堂堂乎張者欲學干祿夫子不以其祿之不可干而闢之也而告之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古人之學也謹言行而祿自至脩天爵而人爵自從所謂誼理者在是予假守楚東鄉人葉生處和者亦客游是邦每暇日過予於郡齋音琅然而可聽議論粲然

而成文叩其所緼皆吾鄉師友淵源之學也處和早喪二親能刻苦自立友愛諸弟急難之念不頃刻忘懐其於所學豈口耳云者今將之武林就秋賦求贈言以行吾謂生之學問議論文采取一第不足道贈人以言而勉之科第是亦利而已矣何異市井相與言耶若夫謹言行而禄在其中修天爵而人爵從孔孟所謂義理者在是恩子之第雖不足道亦不能外是而得之也敢不以告乾道乙酉五月二十五日永嘉王某序

蔡端明文集序

文以氣為主非天下之剛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非不多而能傑然自名於世者亡幾非文不足也無剛氣以主之也孟子以浩然充塞天地之氣而發為七篇仁義之書韓子以忠犯逆鱗勇叱三軍之氣而發為日光玉潔表裏六經之文故孟子闢揚墨之功不在禹下而韓子觝排異端攘斥佛老之功又不在孟子下皆氣使之然也若二子者非天下之至剛者歟國朝四葉文章

尤盛歐陽文忠公徂徠先生石守道河南尹公師魯甫陽蔡公君謨皆所謂傑然者文忠之文追配韓子其剛氣所激尤見於責高司諫書徂徠之氣則見於慶歴聖德頌師魯則見於願與范文正同貶之書君謨則見於四賢一不肖詩嗚呼使四君子者生於吾夫子時則必無未見剛之歎而乃同出於吾仁祖治平醇厚之世何其盛歟夫以臺諫之風采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自侍從而下奔走伺候其門者紛然也文政鄱陽之貶余尹歐

既與之同罪矣蔡公乃於四賢相繼黜謫之後形於歌
詩而斥為不肖羞其見搢紳之面而辱甚市朝之撻則
公之剛又可知也某初見其詩於張唐英所撰仁宗政
要甚歆慕之其後見公文集乃没而不載竊以為恨乾
道四年冬得郡溫陵道出莆田望公故居裴回顧嘆而
不忍去入境訪公遺迹則首見所謂萬安橋者與大書
深刻之記爭雄且深惜其有濟川之才而不至於大用
登愛松堂九日山則又見公之詩與其眞蹟猶在凜然

有生意如見其正顏色坐黄堂時也葢公至和嘉祐間
嘗兩守是邦至今泉人稱太守之賢者必以公為首求
其遺文則郡與學皆無之可謂缺典矣於是移書興化
守鍾離君松傅君自得訪於故家而得其善本教授蔣
君雝與公同邑而深慕其為人手校正之鋟板於郡庠
得古律詩三百七十奏議六十四雜文五百八十四而
以四賢一不肖詩置諸卷首與奏議之切直舊所不載
者悉編之比他集為最全且屬予序之予曰端明公文

章文忠公嘗稱其清遒粹美後雖有善文詞好議論者莫能改是評也予復何云然竊謂文以氣為主而公之詩文實出於氣之剛入則為謇諤之臣出則為神明之政無非是氣之所寓學之者宜先涵養吾胷中之浩然則發而為文章事業庶幾無媿於公云五年十月永嘉王某序

跋陳忠肅公手帖

忠肅公心畫勁健類其為人公孫德齡予同年也文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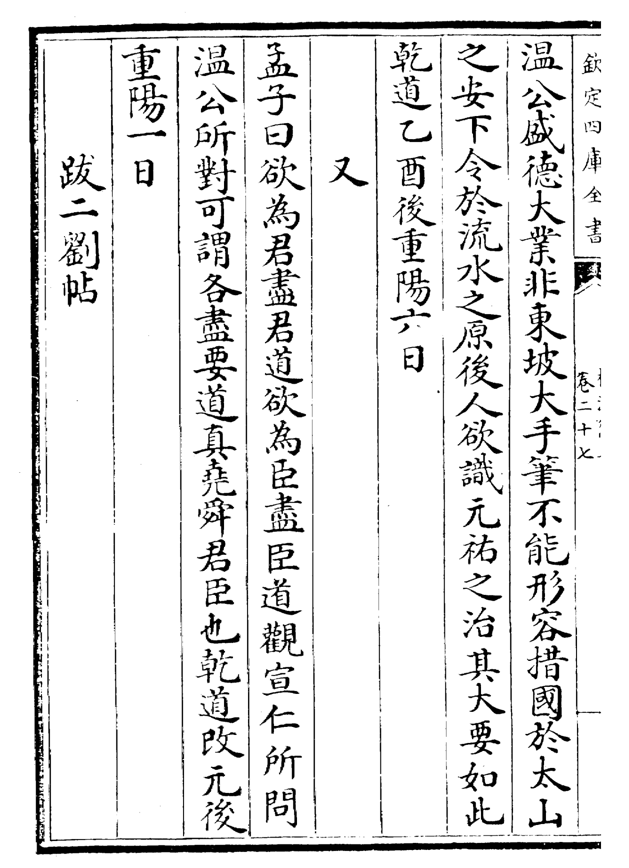
有家法他日必能嗣其風烈紹興辛巳孟冬

跋季仲default默詩

仲默予姑之子也與予同年生少予二十日自總角同筆硯相得最甚弱冠從林先生師禹於金谿時大梁孫皜子尚游吾鄉年少有俊才能歌詩予二人辱與之交遂各出所作詩編為集閱歲既久遂以失之至隆興甲申夏四月壬戌予兒聞詩暴蠹書得舊稿遺墨如故而子尚在鬼録已二十餘年仲默化去亦一星終矣予流

涕讀之仲默詩雖不多然皆憂國傷時慷慨奇男子語使天假之年有禄位于朝攄其素藴決不爲脂韋軟熟輩也舊游從者八人有八叟之號仲默號勁叟其後劉銓全之鎮長方毛宏叔度與予皆相繼塵忝仲默才氣不在人下獨不霑一命而死悲夫予因録其詩詞凡二十六首及予和仲默與孫子尚姜渭叟二詩于後示其子徽俾家藏之以貽後人

跋温公帖



温公盛德大業非東坡大手筆不能形容措國於太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原後人欲識元祐之治其大要如此

乾道乙酉後重陽六日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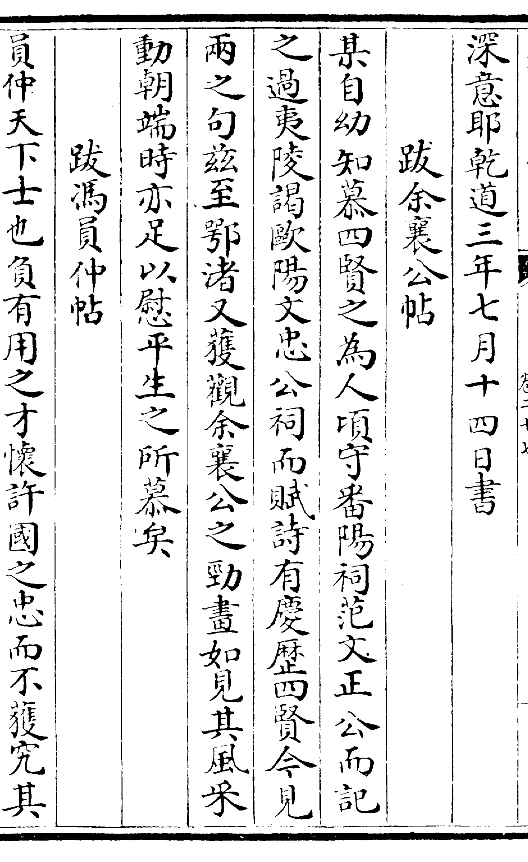
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觀宣仁所問温公所對可謂各盡要道真堯舜君臣也乾道改元後重陽一日

跋二劉帖

二劉先生直諒多聞如西京子政歆輩不足多也敬觀心畫如見偉人丁亥十二月書

跋王僉判植詩

秦氏以國事讎非和也三綱五常之道滅矣何足以語春秋當時士大夫能力爭者無幾惟胡君邦衡慨上請劍之書至今讀之令人增氣且令後世不謂我宋無人可謂有功於名教矣王君十詩引春秋尊王以譏切時事嚴矣然於邦衡詆為小吏寡謀豈詩人之語固自有



深意耶乾道三年七月十四日書

跋余襄公帖

某自幼知慕四賢之為人頃守番陽祠范文正公而記之過夷陵謁歐陽文忠公祠而賦詩有慶歷四賢今見兩之句兹至鄂渚又獲覩余襄公之勁畫如見其風采動朝端時亦足以慰平生之所慕矣

跋馮員仲帖

員仲天下士也負有用之才懷許國之忠而不獲究其

萬一命矣夫雖困於讒而死於不幸然知已數公皆一代之傑亦可以無憾矣其徒陳君季習出示詩文手帖流涕讀之乾道三年六月

跋霍懷州傳

予每嘆金人之禍中原比唐安史之亂為甚唐守土之臣死事者頗多靖康間獨寂寥無聞何耶今始見何子應作霍懷州傳捨生取義名節凛然可與睢陽二公同稱烈大夫矣丁卯四月

跋王夷仲送行詩軸

夷仲校書于同年兄也政事文章皆過人一等三年間兩見之于雙溪慷慨論世事相勉必以名節子守夔子夷仲游道山同年梁介子紹過夔得其書梁論館閣人才以夷仲為称首既而以勇退聞夷仲之退豈果為病邪嗚呼萬里面目書墨猶未乾而夷仲死矣其子過雲川出館中送行詩讀之流涕端人不易得非區區交友之私也乾道三年十月十日書

跋杜祁公帖

杜正獻公號清白宰相見其心畫令人起敬如見其正色立朝時也乾道戊子孟夏書

跋蔣元肅夢仙賦

樸鄉子作孟仙賦詞新意古超出翰墨蹊徑外葢司馬長卿賦大人李太白大鵬之類可謂飄飄有凌雲氣宜與神游於八極之表也然予鄙陋之文何足以當之其亂曰讀故書期以十年乃敢請所未見非樸卿自謂也

益勉予所未至抑亦詞人勸百諷一之旨耶乾道己丑八月二十二日

跋張侍郎帖

張公子韶一代儒宗學者所共尊仰其恨不識之吾鄉陳君開祖以學問文采受知於公爲最厚其子出示手帖二十紙凛然正直之氣見於詞翰間愛其人敬其書攜以適閩久而後歸之乾道己丑十月二日

跋嚴伯威墨蹟

僧嚴公字伯威温州樂清人予祖母賈氏兄也性敏悟
道行孤潔學兼禪教為緇林所推重州郡迫以住持終
身不就博通儒學尤工詩文識者謂不減惠勤道潛之
流第無知己如歐蘇二鉅公耳游戲翰墨亦極其妙每
片紙出人爭寶之有集曰潛潤辛于政和壬辰至乾道
己丑五十有八年矣有横陽章彬秀才得其所書唐宋
詩八幅至泉南以獻予郡博士蔣君雍見而奇之請刋
于泮宫以廣其傳陳教授登予同年進士最善書亦謂

近世所無也冬十一月戊午書

跋孫尚書張紫微帖

孫公尚書四朝文傑張公紫微當代才子孫尤長於簡尺張翰墨妙天下某晚輩恨不識尚書公比守霅川得公二書時年幾九十而詞源筆力不衰如此張帥長沙某移書求貢院字筆畫雄健用於湖泉二州觀者壯之其所荅書詞翰俱絕明年二公皆在鬼録某既不獲瞻尚書之履又嗟紫微郎之不永世見其蹟思其人軸而

藏之欲刻未果石似之察判見而喜之假之以歸刋於其家以廣其傳可謂樂善好事矣乾道六年三月庚午書於泉南郡齋

日義堂銘

郎莫君子蒙將漕湖北永堂名於過客王某以日義名之銘曰

部使者之職莫重於計臺居是職者以桑大夫之心計劉士安之鞭筭為善理財一於財而不以義捋聚歛之

臣爾非特為民之蠹是亦為身之災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居是職坐是堂而無媿是名者其賢矣哉

鑑湖說上

東坡先生嘗謂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目某亦謂越之有鑑湖如人之有腸胃目翳則不可以視腸胃秘則不可以生二湖之在東南皆不可以不治而鑑湖之利害為尤重昔東漢太守馬臻之開是湖也在會稽山陰二縣界中周回三百五十餘里溉田九千餘頃湖高田丈

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歸田水多則泄田歸海故會稽山陰無荒廢之田無水旱之患者以此自漢永和以來更六朝之有江東西晉隋唐之有天下與夫五代錢氏之為國有而治之莫敢廢也千有餘年之間民受其利博矣久矣至國朝之興始有盜湖為田者然其害猶微盜於祥符者纔一十七户至慶歷間為田四頃而已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切責州縣使復田為湖自是而後官吏因循禁防不謹姦弊日起侵盜愈多至于

治平熙寧間盜而田之者凡八千餘户為田益七百餘頃而湖侵廢矣然官亦未嘗不禁而民亦未敢公然盜之也政和末有小人為州内交權幸專務為應奉之計遂建議廢湖為田而歲輸其所入于京師自是姦民豪族公侵强據無復忌憚所謂鑑湖者僅存其名而水旱災傷之患無歲無之矣今占湖為田益二千三百餘頃歲得租米六萬餘石為官吏者徒見夫六萬石之利於公家也而不知九千頃之被其害也知九千頃之歲被

其害而已而不知廢湖為田其害不止於九千頃而已也葢鑑湖之開有三大利廢湖為田有三大害山陰㑹稽昔無水旱之患者鑑湖之利也令則無歲無灾傷葢天之大水旱不常有也至若小水旱何歲無之自廢湖而為田每歲雨稍多則田已渰没晴未久而湖已枯竭矣說者以為水旱之患雖及於九千頃之田而公家實受湖田六萬石之入嗚呼其亦未之思也夫災必訴訴必檢檢必放得湖田之租失常賦之入所得所失相去

幾何官失常賦而以湖田補折之猶可也九千頃之民田其所失者不可計其何以補折之耶王者以天下為家其常賦所入亦廣矣豈利夫六萬石之入而以病民耶況湖田之入在今日雖饒而他日亦將同九千頃而病矣使湖盡廢而為田則湖之為田者其可耕乎今之告水旱之病者不獨九千頃之田也雖湖田亦告病也況地無鑑湖則九千頃之膏腴與六萬石所入之湖田皆化為黄茅白葦之場矣越人何以為生耶此其為大

害一也鑑湖三百五十八里之中蓄諸山三十六源之水歲雖大澇而水不能病越者以湖能受之也今湖廢而為田三十六源之水無呑納之地萬一遇積雨浸淫平原出水洪流滔天之歲湖不能納水無所歸則必有漂廬舍敗城郭魚人民之患嘗聞紹興十有八年越大水五雲門都泗堰水高一丈城之不壞者幸也假令他日湖廢不止於今而大水甚於往歲則其為害當如何此廢湖為田其為大害二也自越之有鑑湖也歲無水

旱而民足於衣食故其俗號為易治何以知其然也以守令而知之也自東都以來守會稽令山陰者多以循吏稱見於史傳者不可一二舉也非昔之守令皆賢也葢民居樂歲之中室家温飽民之為善也易爾比年以來獄訟繁興人民流亡盜賊多有皆起於無年去秋災傷之訟山陰會稽為尤多非昔之民皆善良今之民皆頑鄙也葢禮義生於飽煖盜賊起於飢寒其勢不得不然耳此廢湖為田不獨九千頃受其病獄訟之所

以興人民之所以流盜賊之所以生皆此之由其為大害三也自祥符慶歷至今建復湖之義者多矣而湖卒不能復非湖之不可復也葢畀議者有以揺之也畀議得以揺之者葢亦建議者之未能深究夫利害焉耳建議者曰廢湖為田則九千頃被水旱之害湖不可以不復畀議者曰九千頃雖被水旱之害而常賦不盡失以湖為田而官又得湖田之利為多湖雖廢而何害且多為畀說以揺之此建議者之言卒奪夫浮議者之口使

建議者灼然知夫三大利害之所在以折夫異議者之云云則復田為湖有不可得而已也

鑑湖說下

夫廢湖為田有三大害復田為湖有三大利湖固不可以不復也然亦有三難摇於異議一難也工多費廣二難也郡守數易三難也今之占湖為田者皆權勢之家豪强之族也侵耕盜種為日已久一旦欲奪而復之彼必游談聚議妄陳利害曰勞民也費財也失官租也有

科率之擾也無積土之地也爭為異說以沮害之官吏方墮於因循苟且之習復為氣力多口舌者之所動移而欲其成功於歲月之久可乎此揺於異議一難也昔人常計濬湖之工矣日役五千人濬至五尺當十五歲而畢至三尺當九歲而畢張伯玉之說夫用工如此之多歷年如此之久其為費如何今越不濬湖而財用猶不給況興至大之役有不貲之廢耶此工多用廣二難也守令之於郡邑久任則可以立事數易則不能成功況鑑

湖之開非一歲一時之所能畢今之為守者或一歲而遂遷或半歲而遽易湖之利害不暇問焉能知不能知遑暇治其間慨然有志於開復者功未及施而去計已迫矣後來者所見不同復變前議以數易之守而欲與浩大悠久之役可乎此郡數易三難也湖有三不可不開而厄於三難開是終無策以開之耶其切謂欲遏浮議則不可不白利害於朝廷主之雖異議紛然但莫之卹可也如向者經界之行於天下固有不樂其事而欲

動搖之者多矣然經界卒行而民受其利葢朝廷主之則事無不可成者況一鑑湖耶彼異議者不過曰勞民費財耳夫勞民費財興無用不急之務則不可如鑑湖之利害如此謂之無用不急可乎自湖之廢也歲多災傷細民艱食今於農事之隙募民濬治官出財民出力兩有所利民雖勞而不憚財雖廢而不虛矣彼不過曰官失湖田之租民有科率之擾夫鑑湖之開千有餘歲矣昔無湖田之租有國者不以不足為病豈今日獨少

此耶況湖既復而民利興災傷不作而常賦不失民無凶荒之訴官無檢放之患較其所得與今孰多至若錢米之費當一出於官而不取於民竹木之具雖資之於民而盡酬其直胥吏都有從而擾民者則嚴法令以治之尚何科率之憂耶越人多謂湖可開也而土無所歸是不難積其泥塗以為丘阜昔吳長文常論之矣今湖之側曠地固多擇其利便隨其逺近而丘阜之土非所患也欲沮濬湖之計者不過數者之說而皆有以取之

尚何浮議之卹耶謂日役五千人濬至五尺十五歲而
畢者葢通三百五十里之間而計之也其謂今之濬湖
固未能舉三百五十里之内而盡復之也湖自熈寧以
來建議者立兩存之説有牌内牌外之限今牌尚存而
牌内亦盜而為田矣為今日計者當先復牌内之湖其
用工固有間自牌之外當以漸治之可也所費之財自
本府經畫外又當請於朝乞每歲湖田所入之米以為
雇工興役之費朝廷捐六萬石之米不足以為多寡越

得此以辨事則沛然有餘矣欲復田為湖必當遲以歲月之久有久興之役無久任之守以主之則異議一揺而事必中輟是又嘗請於朝置開湖一司於越命守倅帶提舉主管之職如勸農學事之類又命二知縣分董之舊日會稽山陰知縣皆帶提舉鑑湖事守既職其事則必任其責雖遷易不常而後來者不得不繼非正術同也葢職使然也又有倅終任以管其事令終任以董其役則責有所歸又命監司督察賞罰之俟湖成之日凡主其事董其役

者皆次第加賞如是則湖不患其不復也昔論復湖之利害者多矣莫如曾子固子固之言曰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固饒矣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使湖盡廢則湖田亦旱矣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也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矣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蔣堂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閉縱之法杜杞欲痛絶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

其罰又有法矣杜杞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與提
點刑獄吳奎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吳奎或欲禁田石柱之
内者又皆有法矣張伯玉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幾何為
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張伯玉欲知
濬湖之塗泥積之何所吳奎又以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
或浮議或搖役夫内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張伯玉又已論
之矣于固誠能收衆説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
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

不可復哉子固昔嘗倅越知鑑湖之利害為詳而其言有足取者故并記其畧有能舉行子固之言而不棄其之兩則湖庶乎其可復不然姑存其説以俟馬太守再生可也

別院省試策問二首

問自古帝王圖天下之大業必貴乎好謀而能斷謀固不易而斷為尤難謀之於新固不若謀於舊也然孫權之拒曹操吳人以衆寡不敵為憂張昭為定策舊臣乃

勸權迎之果從其謀其能成赤壁之功建鼎峙之國乎謀之於寡固不若謀於衆也然憲宗之伐淮蔡卿士莫隨於議伐之初小大並疑於既伐之後使帝惑羣議而不任忠臣其能成破賊之功振唐室之威令乎謀之於少固不若謀之於老也然世宗欲親征劉旻馮道以四代之老力諫其行果從其謀其能成高平之捷而北取三關乎謀之於下固不若謀之於左右大臣也然澶淵之役大臣有欲避其鋒而勸幸吳蜀者當時茍從其謀

天下幾何其不分裂乎夫國有大疑謀之於舊謀之於衆謀之於老謀之於大臣可也彼三君暨我章聖皇帝乃違其所宜從之謀而以之取勝何耶豈羣謀有不足取而斷之以獨見之明耶抑當時運籌幃幄之臣固有出人意表者耶恭惟主上以聖德受禪天下同心戴之蠢兹醜類尚敢不恭天地神人罔不憤怒疆場之事上貽宵旰之憂議者謂欲興師以拒之命將以伐之耶則有以力非其敵如吳人之懼魏唐人之慮淮蔡者謂宜親屈萬

乘以征之耶則又慮策非萬全必有異議如顯德景德之臣者彼其心皆出於憂國特其所見有不同持不同之論而紛然於人主之前則謀將孰從而斷將安出耶諸君抱甽畝惓惓之忠久矣必有奇策可以濟世羣試春官盍得言之秋也願詳論前古好謀能斷之君其事孰可行於今者有司將采而獻焉以賛雄斷

問非建功立名之士無以排禍亂而闢土疆非守節死

義之士又無以折姦邪而扶持宗社二者皆有國之所急不可不兼崇而並尚也議者謂西漢有功名而無節義東漢有節義而無功名兼之者其三國人才乎抑嘗即固曄壽之史而攷之三者之說似非至論西京有折而不撓號近古社稷臣者有寢淮南之謀懷眀畝之志者非節義與東都有感會風雲上應列宿者有舉空朝廷投筆取封侯者非功名與三國人才固多矣傑然乎其間者殆不過數子蜀諸葛亮固天下奇才也然史氏

謂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兵機將畧非其所長功名亦少貶矣魏荀彧固有王佐風也然論者譏其協規曹氏以傾漢祚機鑒先識未充其志節義亦少貶矣吴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智畧俱可稱也然或謂赤壁之役瑜獲虚名荆州之借乃肅之短功名節義又果能兼之否謂西漢無節義東漢無功名非厚誣與謂三國兼兩漢所長非溢美與我祖宗之世人才輩出功名節義為兩全視兩漢三國為遠過自艱難以來不

惟兼全者無能以所長見稱亦幾視兩漢三國為有媿主上側席求賢共圖恢復正有志之士建功立節之秋也敢問何以排禍亂而復土疆何以折姦謀而扶宗社死者可作其誰與歸願摭前史并國朝人才而併論之將以觀諸君筮仕之志

經筵故事

唐書魏徵傳太宗問徵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

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靖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闕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臣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人君以一人之聰明接衆多之臣下共鯀趙高朱异虞世基之徒世未甞無然靜言庸違不能惑堯舜之君壅閉不聞乃能

亂秦梁隋之國者豈不在乎兼聽偏信之殊耶人君初未嘗不好治而惡亂亦未嘗不欲用君子而去小人然君子卒不能用小人卒不能去者葢君子獨立而無助小人植黨以自私人君將一用君子羣小人懼其不便於已也必巧為飛謗以中傷之將去一小人羣小人懼其失所依也必巧為遊言而陰為之地人君將訪之左右之人耶左右之人未必不如齊人之毀即墨而譽阿大夫也將訪之百官耶百官之中

未必不如八司馬之譽王叔文也將訪之耳目之臣耶耳目之臣又未必不有額叩龍墀如劉栖楚之黨李逢吉也將訪之元老大臣耶元老大臣又未必不陰有所畏私欲納交如張禹之黨王鳳也遂使人君聰明惑亂心無所主君子將用而復舍小人將舍而反用小人之黨日熾君子之勢益孤卒至於在位皆小人而空國無君子人主孤立而不自知天下未有不為秦為梁為隋者其始起於偏信之私其終至於

禍亂危亡而不可救可不戒哉此四門不可以不闢四目不可以不明四聰不可以不達心術不可以不正君子小人不可以不擇也

唐書李絳傳憲宗嘗對絳稱太宗明皇之盛朕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謚號不為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欽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

者則怨曠消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司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耶詔絳與崔羣等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

臣曰有賢君無賢臣不可以致治有賢臣無賢君亦不可以致治惟臣主俱賢然後可以相與大有為觀憲宗所問與李絳所對可謂臣主俱賢矣帝承肅代

德順頹弊委靡之餘慨然有意正觀開元之盛絳所
陳皆切一時終戒之曰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
無益也帝天資英武推誠聽諫聞絳之言而欲書紳
非飾虛詞以面褒之而已退能斷然而力行之内任
忠賢外誅僭叛唐之威令至於復振皆絳言有以啟
之嘗欲相絳宦者吐突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
短帝遂出璀而用絳不疑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
絳故趨出帝曰朕宫中所對唯宦官女子欲與卿講

天下事乃其樂也又嘗對左右稱絳言骨鯁為真宰相非絳之忠讜不能盡言以啟沃非帝剛明果斷亦豈能受盡言而用之凡絳所言無一不行卒能與太宗明皇號為唐室三宗盛哉使帝能終始行絳言不以小人而參君子不與不肖而與賢不退絳而進承璀不罷裴度而用皇甫鎛中興之業寧有不終耶臣竊謂致治之君不可不聽諫不可不用賢尤不可不力行又不可不始終如一也

經筵講義

春秋

僖公

臣聞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也莊公既没曾有内難子般閔公相繼遇禍季友以僖公適邾遂入而立之僖公即位首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史克作駉詩以頌之能用賢相君臣有道史克作有駜以頌之能脩泮宫以服淮夷作泮水以頌之

能復周公之土宇作閟宫以頌之僖在春秋十二公中最為有道而享國亦長臣竊謂魯之有僖公猶周之有宣王也宣王能復文武之境土中興周室見於大小雅僖公能復周公伯禽之業中興魯國見於頌仲尼刪詩而有取焉者葢以宣王僖公之事有可以為法於後世也然詩頌僖公如此為春秋猶不免乎譏何耶春秋之法責賢者備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不書即位繼故也春秋之法繼正而書即位者正也繼正而不書即位是不自正也隱公是也繼故而不書即位者亦正也繼故而書即位必有大惡也威公宣公是也僖公繼閔公之難故不書即位以見正人君能正其始斯能正其終正始之道必先正其心念慮云為不可以不正視聽言動不可以不正出入起居不可以不正左右前後不可以不正以之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正四方其身既正罔敢不正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弃也晏安耽毒不可懷也請救邢桓公從管仲之言於閔元年救之今又救之春秋惡用兵至書救則善之也惡中國相侵伐至攘夷狄則與之也齊侯往年雖救邢而不能禦狄者由齊侯不親往也故書曰齊人救邢今三國皆稱師者非將尊師衆也必三國之君在焉然不曰齊侯宋公

曹伯者不以救邢之師與齊侯也救者善也其曰不以救邢之師與齊侯何也狄人伐邢閱三歲矣往雖救之而不親往令雖親往又不急造其國以救之方且次于聶北有逗留觀望之意致邢為狄所逐遷于夷儀齊侯雖有救患之仁心而無急義之大勇故春秋雖書救以善之又書次以譏之由是見聖人之心急於尊王室而救中國也

小學講 闕

論語

昔孔子以天縱之聖講道洙泗之間羣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蓋三千人弟子記其善言善行謂之論語垂諸後世與六經並傳欲脩身者不可不知是書欲事親者不可不知是書欲事君者不可不知是書欲治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知是書是書者造道入德之門戶窮理盡性之本原也學是書者當自正心誠意始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人不可以不學故論語二十篇以學為首時過而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弟子首記夫子之言曰學而時習之時者何人生十年曰幼學夫子年十有五而志於學自十歲以上學之時也十五以上尤不可不志於學也學以時而習則積不以時而習則荒學而時習之則理有所明而心有所見故説説者自内言之

也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今有朋焉來自遠方相與講習有直諒多聞之益故樂樂者自外言之也故學以時則心志通朋來自遠則名譽彰宜為人所知也而有不知者焉在常人之情知則喜不知則愠喜愠生於知不知其為人也亦少矣君子學足乎已而所樂在内初不愠乎人之知不知此人不知而不愠所以為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

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有子者孔子弟子有若也孔子没弟子思之以有若貌類聖人嘗以事孔子之禮事之矣故有若亦以孝稱於論語善事親為孝善事兄為弟孝弟者閨門之懿百行之先也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擴而充之至於格上下通神明準四海未有不本於此者堯舜古之盛帝其道至大也孟子稱之曰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不止於孝弟然其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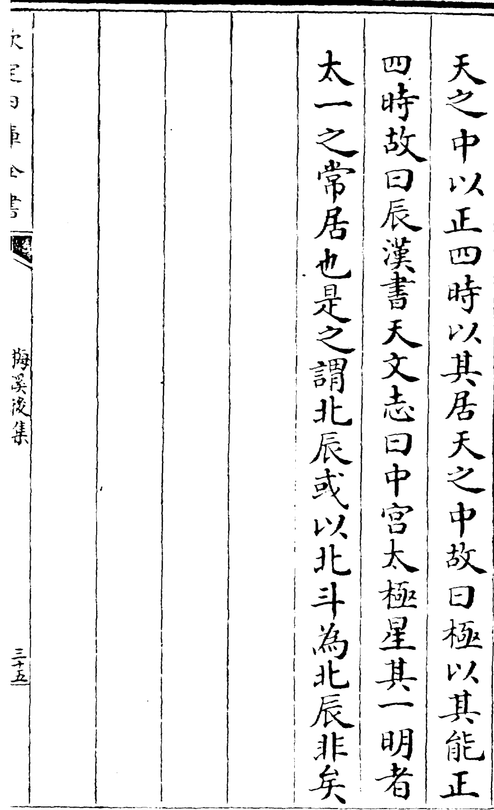
巍巍蕩蕩後世莫及者葢由其以孝弟擴而充之也夫理一而已舉斯心而加諸彼則孝弟者為臣必忠為子必順小則必不好犯上大則必不至作亂葢理之必然所謂犯上者如少凌長小加大之類是也茲固孝弟者之所不為然臣之事君有犯無隱君或有過不得不犯顏而諫則所謂犯上者固亦有之是葢出於不得已非其心之所好故曰好犯上者鮮矣至若好作亂則必無之理故曰未之有也所謂作亂者

非必稱兵畔逆然後謂之作亂也凡事君不忠者皆可謂之作亂朋姦罔上謂之作亂可也蠹國害民謂之作亂可也盜國家之名器者謂之作亂可也竊人主之福威者謂之作亂可也作者蓋厲階已生而有必亂之理在家則為賊子在國則為亂臣此固孝弟者之大罪人其心必不好之亦理之必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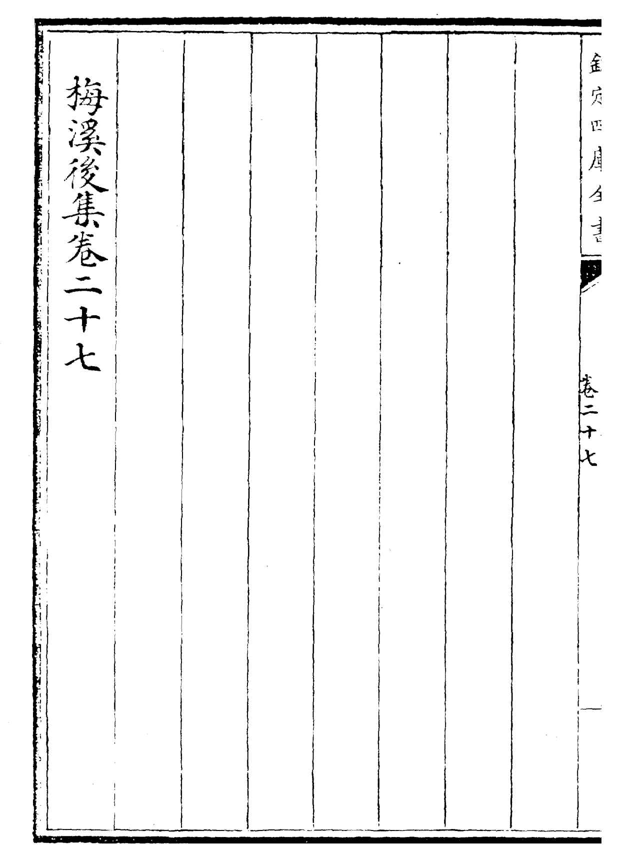
為政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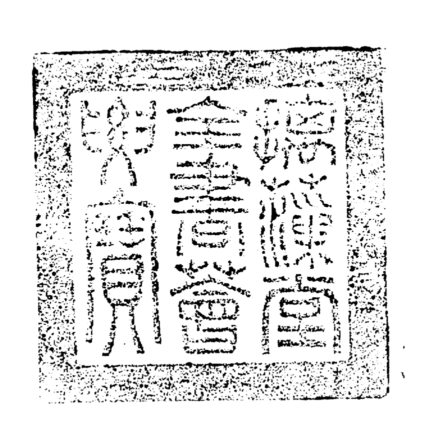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古之學者為已非止乎為已也學既足乎已行其所學斯可以為人故先之以學次之以為政學與政非二物顧所學者如何爾學帝王仁義之術則為德政學霸者刑名之術則為刑政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一也為政以德是帝王仁義之學也非脩德於為政之時行所學於為政之時耳正其身而天下自歸故譬之北辰北辰嘗居其所而衆星咸拱人君以德為政無為而治而天下共尊古之人有行之者堯舜禹湯



文武是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郭璞釋之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以其居天之中故曰極以其能正四時故曰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宫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是之謂北辰或以北斗為北辰非矣


梅溪後集卷二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蔣如燕
謄録監生臣陳秉寧